

西安地区出土的北朝隋唐石刻造像塔

王锋钧

(西安博物院, 陕西 西安市 710068)

关键词: 西安 佛教 北朝 隋唐 造像塔

KEY WORDS: Xi'an Buddhism Northern Dynasties Sui and Tang Dynasties Stone pagoda with carved figures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ese temples, stone pagoda of which Buddhist figures and the scenes Buddhist stories were carved out is generally served as a hoard of Buddhist's remains or ashes and Buddhist canons or scriptures. Stone pagodas only present as a limited portion of the collection of various Buddhist stone sculptures and monuments. Yet, its artistic value is still worth special attention. So far, over dozens of stone-carving pagodas have been unearthed in Xi'an area, and most of them belong to the Norther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Based on a typological study and dates carved on stone figur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ronology of these pagodas and tries to introduc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ases of each type as follows.

佛塔源于印度,因用于藏舍利而被神化,受到佛教信徒的虔诚礼拜,多于其外刻浮雕。大塔一般露天建造,称“露塔”,小塔则在庙内供奉,称“堂塔”或“塔庙”。本文所论及的只是小型石刻佛塔。

佛教兴起之初,小乘佛教禁止偶像崇拜,他们崇拜佛塔、佛舍利、佛足迹等,并用一些象征符号表示佛陀经历的重要事件。如用莲花表示释迦“诞生”,用菩提树表示释迦“觉悟成道”,用法轮表示佛的“初次说法”,塔的图像则用来表示佛的“涅槃”。根据英国考古学家福格森(James Fergusson)的统计,阿育王时代的桑奇大塔雕刻中礼敬菩提树的画面反复出现了76次,而礼敬佛塔的画面重复了38次^[1]。可见在佛像艺术兴起之前,菩提树和佛塔是佛教徒心中非常重要的精神崇拜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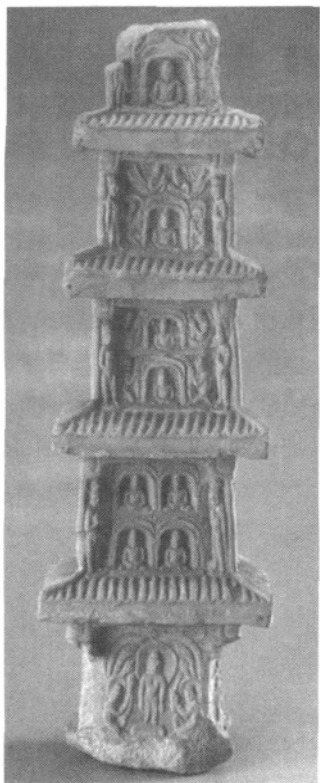
东汉时佛塔的建筑形式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但迄今尚存的最早佛塔是发现于甘肃酒泉、敦煌的十六国时期的北凉石塔,同期塔在新疆吐鲁番也有发现,这其中最完整、最精美的是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高善穆石造像塔^[2]。北朝隋唐时期石刻造像塔逐渐增多,从西安地区已发现的北朝隋唐时期的小型石刻造像塔来看,形制上大致可分为楼阁式、亭阁式、覆钵式和花塔四种。

一、楼阁式造像塔

这种塔吸收了中国特有的楼阁建筑形式,顶部有印度窣堵波^[3]式的刹。汉地有“仙人好楼居”的传说,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都建造了不少高楼台阁以迎候仙人。佛塔随佛教传入中土后,自然与我国的建筑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楼阁式佛塔这种高贵的建筑形式用来供奉珍藏舍利、经卷等法物,以表示对佛法的敬仰。西安地区发现的这类造像塔有多层的和双层的。

1. 多层楼阁式造像塔 1987年,在西安西郊唐礼泉寺遗址出土了1件(图一),基座与塔刹残缺。残高51、顶边长9、底边长17厘米。五层塔身由下向上渐收分,每层四面开龕,各层有瓦垄屋檐,四角有柱与斗拱,斗拱绘朱红色,上承枋额、塔檐,塔檐檐角直平,无起翘,上雕瓦垄,整体为仿砖木结构的楼阁式。

下面第一层:四角立柱已残。正面中部开一尖拱形龕,龕内浮雕一佛,佛顶高肉髻,双手施说法印,结跏趺坐。龕外两侧各有一双手捧物单腿跪地的供养人,供养人外侧各有一飞天。龕下方有一香熏,两侧各一长角鹿,表现的是佛成道后在鹿野苑第一次说法的情景^[4]。左侧面雕一裸体立佛,跏趺立于台座上,后有舟形头光,两边



图一 西安南郊唐礼泉寺遗址
出土多层楼阁式造像塔(左侧面)

有双手捧物单腿跪地的侍从。上部雕九条龙喷水沐浴佛,表现的是“九龙浴太子”^[5]的佛传故事。右侧面雕佛涅槃像,周围众弟子因修行程度的不同,每个人的表情各不相同,后排右起第一人拍手鼓掌,第二、三、四位似面带微笑,第五位跪在地上歪头哭泣。前面有三位弟子,左右两边的跪地悲哭,中间一位悲痛地瘫倒在地。背面有一组人物,在无忧树下站立着摩耶夫人,左边有一人搀扶,右边一人单腿跪地双手接住从夫人右肋下诞生的裸体婴儿,这幅画面表现的是佛传中“释迦诞生”的故事^[6]。

第二层:正面雕刻两行两排四个圆拱形龕,龕内各浮雕一佛,上排的两尊佛,高肉髻,身着袒右肩袈裟,内着僧祇支,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下排的两尊佛与上排佛像造型基本相同,不同处是身着敞领袈裟。两侧立柱旁各站立一胁侍菩萨。左侧面雕刻两排两行四个尖拱形龕,龕内各浮雕一佛,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右边两个着袒右肩袈裟,左边两个着敞领袈裟。两边立柱边各站立一菩萨。右侧面中部开尖拱形龕,内浮雕

释迦、多宝二佛并排结跏趺坐。龕两侧各一供养人,均面向佛双手合十。龕顶上有两身飞天。两侧的立柱旁各站立两身菩萨。背面雕刻圆拱形龕,龕额雕龙,龕内浮雕一身为菩萨装的弥勒,头戴高花冠,宝缙下垂,颈饰项圈并系璎珞,臂饰钏,双腿交叉坐,两侧各雕一蹲坐着的护法狮子。再外是单腿跪地的供养人,双手合十,垂首,两供养人上方各有一飞天。龕上方正中饰一朵莲花,两侧各有一身跪地叩首的供养人。两边柱旁各站立一身菩萨。

第三层:正面中间开一尖拱形龕,内雕一佛,佛着袒右肩袈裟,内着僧祇支,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龕上方和两侧共六位双手捧物或合掌的单腿跪地供养人,两侧立柱旁各站立一双手合掌的菩萨。左侧面雕刻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中部雕一尖拱形龕,龕内浮雕一结跏趺坐佛,双手施禅定印,龕外两边各雕一身双手捧物单腿跪地的供养人。上层与下层基本相同,唯龕为圆拱形。两侧的立柱旁各站立一菩萨,双手合掌于胸前,同层右侧面与左侧面基本相同。同层的背面也基本与正面相同,唯龕顶上方有一双大手拱托宝珠。

第四层:正面中间开一尖拱形龕,龕内浮雕一佛,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龕两边各雕一身单腿跪地双手捧物的供养人。龕顶上有两身飞天,双手捧物。龕两侧立柱边各站立一身菩萨。左侧面雕刻与正面相似,不同处为尖拱形龕上有两位单腿跪地的供养人,双手捧莲花与柳枝,低头躬身。右侧面、背面雕刻与正面相似,但已漫漶不清。

第五层:上半部及四柱残缺。正面中间龕内浮雕一佛,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龕外两侧各一单腿跪地双手捧物的供养人。龕上有两身相对胡跪、手捧莲枝的供养人,从两侧的残立柱看,同样各站立一菩萨。左右两侧和背面与正面相似,由于漫漶不清,仅可看到背面佛龕之上的四位低头躬身、两两相对、双手捧物的供养人。

此塔第二至第五层的四面均开龕,第二层的正面和左侧面开双排双行四个龕,第三层的左右侧面对应开上下两龕,其他为单龕。除第二层右侧面龕内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同层背面龕内主尊为弥勒菩萨外,其他龕内均为施禅定印结跏

趺坐的坐佛。每层龕的两侧均有供养人,每面两侧立柱旁都有菩萨。龕的上方有飞天或莲花。塔一层的“释迦诞生”、“九龙浴太子”、“鹿野苑说法”、“涅槃”四组佛传故事,是中国早期石刻佛教造像中较为多见的题材。各部画面安排妥贴,造型准确生动。虽缺塔顶、底座诸件,但仍不失为一件佛教艺术珍品。

此塔造型和结构与甘肃省酒泉市博物馆收藏的“北魏曹天护造方石塔”相仿,均为重檐仿砖木结构。佛、菩萨和供养人的组合、布局及形态与敦煌莫高窟的第二期(465~600年)、云冈二期(485~494年)大致相似,也与曹天护造方石塔基本相同。佛、菩萨的身形健壮,造型稳重,面庞圆腴,鼻挺嘴小,大耳垂肩,亦为北魏中期特征。

2. 双层佛塔 1987年在西安西郊的唐礼泉寺遗址出土1件(图二),高44、顶边长17.5×15.5、底边长24×27厘米。塔有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刹已残缺。塔身分上、下两层,下宽上窄,每层都四面开龕。此方塔为仿砖木结构的塔,每层顶部雕刻出有瓦垄的塔檐。

下层正面开尖拱形龕,龕内浮雕一佛,高肉髻,身着袈裟,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龕外两边各站一菩萨,菩萨上方两边各雕一飞天。左侧面开尖拱形龕,龕内浮雕释迦、多宝二佛,龕外两边各雕刻一身站立的菩萨。右侧面和背面与正面相仿,不同处是没有飞天,右侧佛座为圆形。

上层正面浮雕一弥勒二菩萨。弥勒头戴高

花冠,宝缙下垂,双手置于胸前,双腿交叉坐,两边各站立一身菩萨。右侧面在菩提树下有一思惟菩萨。左侧面和背面均开尖拱形龕,龕内浮雕一佛,高肉髻,身着袈裟,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龕外两边各雕一菩萨。

该塔上层的龕内有弥勒菩萨和思惟菩萨像,这种布局依据的是《弥勒上生经》,表现了弥勒在成佛之前高居于“兜率天宫”菩萨院时的情景。塔上人物形态和衣着式样与前述多层楼阁式塔的风格特征一致,亦属北魏中期。

楼阁式造像塔,最能代表中国汉地佛塔特色,这种造像塔迄今在西安地区只发现了北魏时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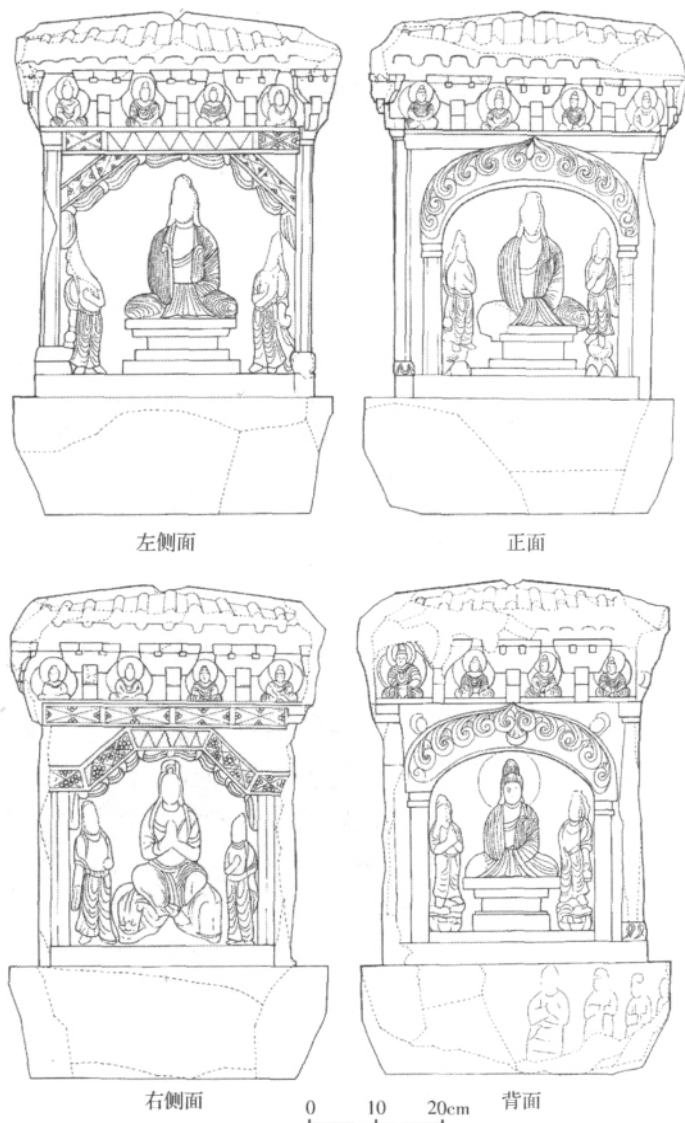
二、亭阁式造像塔

学界又称“单层塔”,这种塔把中国的亭阁与印度的窣堵波紧密结合起来,体量较小,结构简单,多为民间雕造。

1987年,西安西郊礼泉寺遗址出土了1件四角攒尖顶亭阁式四面造像塔(图三),残高72厘米,顶檐边长42厘米,底座边长41×47厘米。由塔顶、塔身、塔基三部分组成。顶部为仿木构瓦作的四阿式屋顶,塔刹已残,四面雕饰瓦垄,檐下雕檐椽;塔身四角有立柱,下有柱础石,柱上有横枋,柱头及横枋上置一斗三升的斗拱,四面共16个;每两个斗拱之间浮雕一佛,佛头顶有高肉髻,面相丰满圆润,双耳垂肩,身着圆领袈裟,内着僧祇支,双手置于腹前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圆形头光周缘饰火焰纹。塔身四面中部均设一龕。正面龕为圆拱形,龕楣饰火焰纹,两侧有方柱。龕内浮雕一佛二菩萨,佛头顶有高肉髻,面相丰满圆润,双耳垂肩,身着通肩袈裟,内着僧祇支,双手施禅定印,衣角由腹前翻出遮住双手,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须弥座上,座两侧各一护法狮子,狮子头朝前。两侧菩萨面部残,胸佩璎珞,肩搭帔帛,下着长裙,跣足站立。右侧菩萨左臂下垂,手提宝瓶;左侧菩萨双手置于胸前捧物。左侧面的佛龕及龕内佛、菩萨造型基本同于正面,唯二菩萨一臂下垂,手提宝瓶,一臂屈于胸前,手执物。右侧面开盂顶形龕,龕楣饰锯齿纹与菱形纹,下挂帷幕绑缚于龕顶,自两侧下垂,两边有方



图二 西安南郊唐礼泉寺遗址出土
双层佛塔(右侧面)



图三 西安南郊礼泉寺遗址出土的四角攒尖顶亭阁式四面造像塔

柱顶立。龕内浮雕一佛二菩萨,形态与左侧面的相似,唯佛座两侧无护法狮子。背面佛龕与右侧面相似,龕内浮雕一弥勒二胁侍,弥勒头梳高髻,面部残,胸佩项圈,肩搭帔帛,下着长裙,双手贴于胸前,双腿相交跏趺坐于高台座上,座两侧各雕刻一护法狮子,狮子双腿伸直向前,双爪合掌,头伏于爪上趴在地上。二胁侍菩萨(头、面部残)造型同右侧面者。塔基为正方形,正面原雕刻供养人,由于残损漫漶严重,现仅残存三身供养人与题文可以辨认,从左至右为“清信士□□”、“清信士□□”、“清信士□□”等。

此塔正面和两侧龕内的佛,面相丰腴,肉髻较大,身披双领下垂式袈裟,与云冈17窟南壁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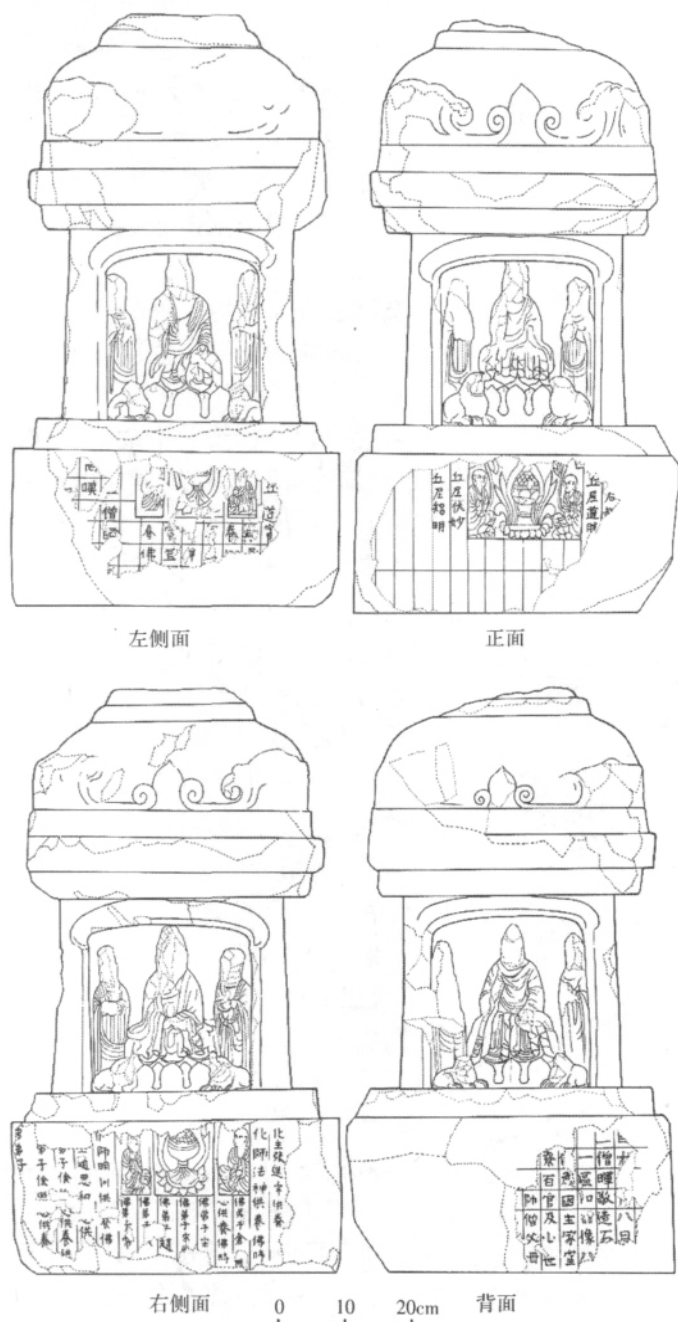
侧坐佛的形态基本一致,属于云冈二期^[7],可推定此造像塔应在北魏孝文帝登基至迁都洛阳之前(公元485~494)期间雕造的。

三、覆钵式造像塔

覆钵顶造像塔均为单层,形制与楼阁式和亭阁式的仿汉建筑截然不同,而有着很强的印度佛塔的色彩。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8]中载:在摩揭陀国见到“窣堵波基址倾陷,惟余覆钵之势……”据此来看,印度的佛塔(即窣堵波)的顶部为覆钵形。我国覆钵形顶的造像塔,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的北朝晚期洞窟中均能见到,西安地区也曾出土过这类石刻造像塔,有方形覆钵顶和圆形覆钵顶两种形制。

1. 方形覆钵顶石刻造像塔 1975年在西安市南郊夏家庄西出土了1件(图四),上下可分为塔刹、塔身和塔基。高78、塔基边长43厘米。塔刹残。略呈方形的覆钵式塔顶四周雕刻卷云如意纹,下叠涩出檐。塔身四面有佛龕。正面为圆拱形龕,尖拱形龕楣内饰火焰纹,龕内浮雕一佛二菩萨,惜佛、菩萨的头、面、颈、臂、手等多处残缺,佛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袈裟遮盖座的上部。两侧菩萨肩搭帔帛,帛带绕臂一周后垂落于两侧,下着长裙,双手合十跏趺站立于仰莲座上。佛座两侧各有一护法狮子,狮子头向内,面向佛,昂首卧于地上。其他三面造型基本同于正面,菩萨或双手合十,或执宝瓶或执莲花。塔基四面正中均阴线刻画香薰,两边各有一身供养人,身旁有题名,惜多已残损漫漶,只能辨出“比丘尼道胜,比丘尼伏妙,比丘尼智明……”几字。

此塔四周龕内人物形体挺拔,肩部饱满圆润,四肢和躯干分明,身躯呈圆柱形,立体感较强。衣着紧裹躯体,衣纹浅显。表现衣纹的阴阳线条交互运用,疏密适度。佛和菩萨的体态、袈裟式样及雕刻手法与麦积山西魏时期的第127



图四 西安南郊夏家庄西出土的方形覆钵顶石刻造像塔

窟和第44窟的人物特征基本一致。

2. 圆形覆钵顶石刻造像塔 西安地区发现过多件,其中2件有纪年铭。

1978年,在西安市北郊汉城公社雷寨村出土了1件开皇三年石塔(图五),高31.5、底边长14厘米。塔体上圆下方,四面造像。塔顶呈覆钵状,顶中央有一直径1、深2.7厘米的圆孔,用于固定塔刹。覆钵连接塔身的四边出窄檐,四角雕出山花蕉叶,四檐中部上方各雕一火焰宝珠。

塔身正面开尖拱形龕,龕内浮雕一佛二菩萨,佛的肉髻较低,面相圆润丰满,五官已残,身着通肩袈裟,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长茎复瓣仰莲座上。两侧菩萨头戴花冠,冠带垂至双肩,肩搭帔帛,帛带垂落于脚两侧,下着轻薄透体的长裙,腰系裙带,一臂下垂手提瓶,一臂从肘部上屈手托宝珠,跣足侍立于佛侧。背面基本同于正面,唯佛身着交领袈裟,双手施无畏印和与愿印。左右两侧面亦大体同于正面,唯两侧菩萨双手拱于胸前。塔基四面镌刻发愿文与造像主身份、姓名等,从正面由右至左顺读为“开皇三年七月十五日佛弟子杨金元□合门大小造玉像一……又愿七世父母因缘眷属与一切众生□春喜乐得□女姬是□章□□清□□息□□……”。

1977年西安市西五路西段也曾出土过类似的造像塔,高31、座边长15厘米。塔顶呈圆形覆钵状,覆钵的顶部有直径2、深2厘米为安装塔刹所置的圆孔,覆钵对应塔身的四角雕刻有山花蕉叶,对应塔身的四边有宽0.8厘米的凸檐。塔身四面各雕一个尖拱形龕,龕内均浮雕一佛,形态相同。佛顶肉髻较低,面相丰满,广额方颐,面带微笑,着通肩袈裟,施禅定印,结跏趺于圆形台座上。塔基的正面有阴刻图文。中部阴刻一矮人头顶圆盘,盘中置一长柄香薰,香烟缭绕;矮人光头、圆腹,双手上举托盘,双腿盘坐;两边各线刻一护法狮子,狮子昂首挺胸,侧身朝内,前腿直立,后腿蹲踞,长尾竖起。右侧面细阴线雕刻两身双腿跪地的男供养人,侧身向右,两人前镌刻“土信”、“息宜官”铭。左侧面线刻两身双腿跪地的女供养人,侧身面向左,其前镌刻“土信妻丁氏”五字。背面镌刻铭文题记“开皇九年二月七日佛弟子张士信敬造四面佛像一区”。

四、花塔

花塔的塔身上部通常有繁复的花饰,看上去



图五 西安市北郊汉城公社雷寨村出土的
开皇三年石塔(正面)

好像一个大花束,因而被称为“花塔”。塔身周围有佛龕,雕饰有佛教人物或动物形象。我国现存最古的花塔是河北正定县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5)的广惠寺花塔,山西省五台佛光寺有座唐长庆四年(824)解脱禅师花塔,这两件花塔都是用砖石筑成的大型佛塔。同期小型石刻造像花塔也陆续出现。

1977年在西安市碑林区标准件总厂出土了1件小型石刻造像花塔(图六),残高38、上边长34、底边长38厘米。塔体略呈方形,四面造像。上部雕饰仰莲,莲心有为装塔刹而置的凹槽。塔身四面均开三联尖拱形龕,龕内浮雕一佛二菩萨,四角各一力士。正面龕内的佛,着通肩袈裟,双手捧宝珠于腹前,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后有圆形背光和桃形头光,佛两旁菩萨侍立。左右两面均与正面相仿,不同处在于,左侧面佛施禅定印坐于莲花座上,右侧面佛着褒衣博带式大衣,倚坐施降魔印,两脚各踩一莲花。背面龕内,佛施转法轮印,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两侧菩萨手执莲花坐于莲座上,坐在前面的供养人亦手持莲花。佛的身形健硕,神态安然。菩萨穿戴华丽,乳房隆起,身形微扭,表现出婀娜温

柔的女性之美。力士身披戎甲,身体扭曲,气概威武。此塔正面主佛发髻较高,衣纹截面呈阶梯状,起伏较大,其形态及袈裟式样和衣襞与甘肃省庆阳北石窟寺第268窟东壁初唐时期主佛十分相似;右侧面倚坐主佛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原唐长安宝庆寺的长安三年(703年)铭佛像^[9]基本相同。据此推定,这座花塔的雕造时间应为盛唐时期。

五、结语

佛塔自东汉时期从印度传入我国后,形成了带有浓厚印度窣堵波色彩的覆钵顶造像塔和融入了汉式建筑风格的楼阁式和亭阁式造像塔,并在其基础上又衍生出艺术化的花塔等。

从文献记载来看,我国的佛塔中楼阁式塔出现的时间最早。《三国志》、《后汉书》均记载汉末修筑的徐州浮屠祠内有楼阁式的木构佛塔。《魏书·释老志》载“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屠’,或云‘佛图’。”^[10]显然,“天竺旧状”指印度的窣堵波,而“重构之”指的就是楼阁



图六 西安市碑林区标准件总厂出土的小型石刻造像花塔

式佛塔。由此看来,我国早期佛塔在引进之初就与当时统治者用于求神迎仙的木构楼阁相结合,产生了较大规模的木构楼阁式佛塔,继而十六国时期又出现了形制相仿的小型石刻造像塔,在甘肃敦煌石窟、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等处迄今仍能见到北魏、隋、唐时期楼阁式造像塔的图像绘画和石雕。西安已发现的小型楼阁式石刻造像塔仅见北魏时期的。木构的亭阁式佛塔与木构楼阁式佛塔大致出现于同一时期,多为民间信众建造,一般规模不大,一直流行至宋代。小型的亭阁式石刻造像塔已发现年代最早的属北魏时期,至唐代一般都是方形攒尖顶,西安地区迄今仅发现北魏时期的。楼阁式和亭阁式造像塔,攒尖形顶上雕出瓦垄和斗拱,塔身四面支有立柱,这对中国百姓而言,见到了自己熟悉的本民族的建筑,无疑拉近了佛教与百姓的距离,使之更易于为中国百姓所接受。

覆钵顶砖石塔十六国时期出现于甘肃一带,北朝晚期流行中原。虽然楼阁式和亭阁式塔出现相对较早,但历代入华弘法的印度高僧不时地将印度的佛典和佛教艺术带入中原,其中也包括印度的佛塔——窣堵波。这种印度佛塔与中原的亭阁式建筑相结合,产生了有别于亭阁式塔的覆钵式塔,上部保留了坟冢状的覆钵形顶。迄今西安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覆钵式石刻造像塔属西魏时期,顶部的覆钵略呈圆角方形,隋代发展为半圆形覆钵顶。唐代以后的尚未发现。可能是受到印度佛塔装饰越来越华丽的影响,唐代在亭阁式或覆钵式塔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一种艺术化色彩浓郁的佛塔——花塔。用砖石砌筑的花塔主要见于唐至宋金时期的中原和东部地区,

西安地区仅见唐代的小型石刻造像花塔。

- [1]陈晓露.从八面体佛塔看键陀罗艺术之东传[J].西域研究,2006(4).
- [2]高蓊生.浅析高善穆石造像塔[J].丝绸之路,2004(2).
- [3]窣堵波亦作“窣堵坡”,梵语 stūpa 的音译,即佛塔。玄奘《大唐西域记·呾蜜国》:“诸窣堵波及佛尊像,多神异,有灵鉴。”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3.
- [4]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佛说四十二章经疏钞(第10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6:151.原文为“尔时世尊既成道已,作是思惟,离欲寂静,是最为胜。住大禅定,降诸魔道。于鹿野苑中,转四谛法轮,度桥陈如等人,而证道果。复有比丘所说诸疑,求佛进止。世尊教诏,一一开悟,合掌敬诺,而顺尊勅。”
- [5]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释迦谱(第5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2:505.原文为“菩萨即便堕莲华上。无扶持者自行七步,举其右胁而师子吼,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胜。……难陀龙王,优波难陀龙王,于虚空中,吐清净水,一温一凉,灌太子身。”
- [6]同[5]:503-505.原文为“菩萨从兜率天。化作白象。口有六牙。诸根寂定。光色巍巍。现从日光降神母胎。趣于右胁。所以处右。所行不左。王后洁妙晏寝忽觉。白象王来处于胞胎。……王即占问太卜。占其所梦。卦曰。道德所归。世蒙其福。必怀圣子。自从菩萨处胎已来。……十月满足。于四月八日日出初时。夫人见彼园中有一大树。名曰无忧。华色香鲜。枝叶分布。极为茂盛。即举右手欲牵摘之。菩萨渐渐从右胁出。”
- [7]云冈二期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登基至迁都洛阳之前(公元485~494)。
- [8]同[3]:631.
- [9]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356.
- [10]罗哲文等.中国名塔[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7.

(责任编辑 朱艳玲)